黄土塬上，红色足迹在延伸

■本报记者 张 雷 摄影报道



山河追寻

出甘肃省定西市定西北站，记者乘车前往会宁县城。车窗外，黄土塬被风刮出一道道褶皱。就在这褶皱之间，一条宽阔而平坦的高速公路铺展向前。车轮滚滚，思绪万千。遥想90年前，红军在这片土地上会师时，他们脚下走过的漫漫征程，是何其艰险、何其曲折。

车子沿会师大道驶过会师大桥，进入会宁县城。今天的会宁县城，楼宇林立、商铺云集。街道旁，广场上，人们悠闲地逛街、散步，尽享安宁美好生活。

走进红军会宁会师旧址，会师纪念塔巍然矗立、格外醒目。三塔环抱相依，恰如三路红军从不同方向走来，手挽手站在一起。纪念塔下，一些游客正在合影留念。快门按下的那一刻，90年前为会师而欢呼的红军将士身影，与笑容灿烂的游客们，仿佛穿越时空重叠在一起。

纪念塔不远处，便是会师楼。此楼原为会宁古城“西津门”的城楼，始建于明洪武六年。1952年，会宁县人民政府决定将“西津门”更名为“会师门”，城楼由此也改称“会师楼”。事实上，自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此会师算起，“会师”二字，早已深深融入这座西北小城的地名与记忆。

采访期间，记者随武警甘肃总队白银支队会宁中队官兵前往会宁桃花山，参加“重走长征路”活动。位于会宁桃花山的红军长征胜利景园，以微缩摹景手法，将遵义会议会址、泸定铁索桥等多处长征地标“搬”上山。官兵沿着步道攀行，到达半山腰，一名年轻司号员取出军号，吹响冲锋号。

“嘀嘀嗒……嘀嘀嗒……”号音清脆嘹亮，回荡山野，萦绕耳畔。90年前，这号音是冲锋杀敌的命令，是向死而生的呼喊。而今，它是红色精神的传承，是永不止步的警醒。

下山时，天色已暗，县城街巷路灯明亮、霓虹闪烁。在会宁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，当地艺术团成员和部队官兵正在合演文艺节目。台上重现当年红军会师场景，台下坐满观众。散场后，有人一边走，一边还在津津有味地给孩子讲述着红军会师的故事。

次日一早，记者再访艺术团，遇见会宁皮影戏非遗传承人牛部元。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，他在县文化馆指导下新排了红色主题皮影戏《大会师》。早在2022年，他还创排过红色主题皮影戏《大墩梁》。牛部元介绍说，这几年红色剧目进校园、进社区、进研学基地，一年演出上百场。“会宁是红军长征会师之城，我们生在这片土地、长在这片土地，有责任把长征会师的故事传下去。”

离开会宁前往宁夏固原将台堡，走的是高速公路。途中，记者在一处服务区休息。这个服务区叫会宁红色驿站，是甘肃省首个红色主题服务区，2022年10月建成运营。服务区大楼外墙上，装饰有长征主题浮雕和红军行军路线图，楼内陈列有不少展板和旧物。很多在服务区休息的游客，纷纷驻足参观。

抵达将台堡次日，固原市军地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举办新兵欢送仪式。负责人介绍，在这里举办欢送仪式，就是想让新兵们记住自己是从长征会师地入伍的，要把长征精神刻入心底、带进军营。

纪念碑前，新兵们身着崭新军装，胸戴大红花，个个精神饱满。与亲友见面时，一名个头瘦高的小伙子，手指一遍遍摩挲着自己佩戴的大红花。前来送行的母亲替他理了理衣领，叮嘱他到部队后要敢于吃苦、敢于拼搏。记者注意到，小伙子和家人告别时，眼中闪现着坚定自信的光芒。

90年前，三路衣衫褴褛的红军队伍，跨越千山万水，历经千难万险，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。今天，无论是会宁还是将台堡，都已融入国家高速公路网络。道路宽阔，车流如织，沿途村镇面貌一新。而90年前红军留下的足迹，却并未被时间磨灭。它们，不仅留存在那些红色遗址和纪念场馆，更刻印在人们的心中。

会师之地，大路向前。这里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的地方，更是中国革命走向新胜利的起点。当年，红军将士用双脚走出了通向胜利的道路；今天，这条路上的足迹仍在延伸，红军不屈不挠、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在延续——向着更远的地方，向着更美好的明天。



①



②



③



④



⑤

⑥

图①：武警会宁中队官兵开展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读书分享活动。

图②：游客在将台堡会师纪念馆参观。

图③：会宁皮影戏非遗传承人牛部元在排练红色主题皮影戏《大会师》。

图④：游客在会师纪念塔前合影留念。

图⑤：武警白银支队医疗队在会宁县会师镇月牙堡社区开展义诊活动。

本报特约记者 **徐 伟**摄

图⑥：固原市军地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前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。

王春海摄

版式设计：**赵亚会**

苦水河畔鱼水情

■本报记者 张 雷 邵博康 摄影报道



红色印记

走进会宁县会师镇南什村，一口井台用青砖垒砌的老井（**上图**），常常引得游人关注。

会宁县地处陇中黄土旱塬，十年九旱，地表少水。纵贯县城的祖厉河因盐碱重、水味苦咸，被当地群众唤作“苦水河”。守着河却吃不上水，会宁人世代在院子里挖窖，引雨雪入窖，日常用的便是窖水。

1936年10月，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，当时只有6万人的会宁境内，先后进驻了近7万名红军将士，饮水顿时吃紧。百姓的命根子，就是院子里那口水窖。部队很快立下铁规矩：不与群众争用窖水，官兵用水去西津门外的祖厉河挑水。朱德同志带头把苦咸的河水挑到营地。

驻扎南什村的红军同样严守这条纪律，宁可忍着苦涩喝河水，也不饮用乡亲的窖水。为解军民饮水之困，在当地苏维埃政府组织下，红军官兵与村民一同踏勘水源，挥镐掘土，挖出一口水井。为纪念这段历史，老百姓后来便将这口井称作“红军井”。

如今，通过引洮工程，洮河水翻山越岭进入会宁，自来水管通到家家户户。村民们告别了窖水，也无须再从井中取水，但对这口“红军井”一直珍爱有加，专门加固井台保护水井。老井无言，游人往来。人们在井边听到的往事，是苦水河畔军民同心的真实写照，如同那清澈的井水，永不干涸。

军号响彻大墩梁

■温稼桦 本报记者 邵博康 摄影报道

文物见证

在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的展柜内，陈列着一把铜制军号（**下图**）。这把军号是国家二级文物，曾伴随红四方面军第5军第39团司号员李克玉出生入死，并见证了会宁大墩梁阻击战的英勇悲壮。

大墩梁是会宁城南的一道山梁，居高临下扼守通往县城的道路。1936年10月，红军在会宁会师后不久，国民党反动派便调集5个军分4路围堵而来，妄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予以围歼。战斗打响，大墩梁成为阻击南线敌军的重要阵地。

10月23日，炮火撕开了笼罩山梁的晨雾。年仅17岁的李克玉挺身站在阵地前沿，迎着呼啸的炮声吹响冲锋号。红军将士在号声的激励下跃出战壕，与敌展开殊死搏杀。战斗中，敌机轮番俯冲轰炸，阵地上土石翻飞、硝烟蔽日，红5军副军长罗南辉等887名红军官兵壮烈牺牲。

战斗结束后，李克玉因受重伤，未能跟上大部队远去的脚步。他留在当地养伤，身边一直带着这把心爱的军号。每当想念部队、想念战友时，他都会拿出军号吹一吹。1986年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时，年近古稀的李克玉携带这把军号再次登上大墩梁，与久别重逢的老战友们紧紧拥抱在一起……

